

可凡倾听

東風有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可凡倾听

東風有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可凡倾听·东风有力/《可凡倾听》栏目组编.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208 - 15302 - 8

I. ①可… II. ①可… III. ①名人—访谈录—世界—
现代 IV. ①K8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2568 号

特约编辑 施中宪

责任编辑 崔美明 楼岚岚

封面设计 陈楠

封面绘画 谢兴涛

封面书法 陆灏

可凡倾听——东风有力

《可凡倾听》栏目组 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2

插 页 2

字 数 531,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5302 - 8/G · 1912

定 价 88.00 元

《可凡倾听》

创 意 上海广播电视台华东师范大学曹可凡工作室
策 划 曹可凡 王 群
监 制 张颂华 钱晓茹
制 片 人 宋 杨
导 演 吕庆云 唐金耀 贾 如 倪慎真
摄 像 冯建国 曹若愚 许灵捷
灯 光 李建中
音 响 许静秋
剪 辑 陈维琴 施 睿
音 乐 曹 伊
资 料 李龙强
旁 白 蒋家俊
制 片 张 蓉
发型设计 许茂红 刘位锦
平面摄影 毕悦平

倾听，是什么？

敬一丹

《可凡倾听》，一个文化人物访谈栏目做了十几年，主持人曹可凡倾听了十几年。
倾听是什么？

倾听是一种态度。

倾听，比“听”更讲究尊重，比“聆听”更在意平等，倾听是专注的，平和的，走心的。世界那么大，声音那么嘈杂，能静下来，俯身去听，才会听到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辨别出可传播的东西。也许看起来，听者是静态的，而他的内心是动态的，是积极的呼应，是热切的期待，也许激情汹涌，也许思绪飞扬，倾听中，思想交汇，会意共鸣，火花碰撞，生动对话油然而生。

我曾经在上海接受可凡的采访，我们是主持人同行，自然也会情不自禁地观察他是怎么进行访谈的。他倾听的样子常常是笑眯眯的饶有兴致的。他的表情好像在告诉我：我对你说的很感兴趣，我和你很有共鸣。倾听，引来话题，滔滔不绝。

于是，我看到，一个好的主持人是好的听者。

倾听是一种资格。

听，听懂，是不一样的。听懂，得有相关积累，有多方参照，有理解的基础，有判断的前提，这样才能听出门道，听出意思，听出味道，听出传播的价值。“你懂的！”这句话就很有深意，这是对“资格”的认定，在访谈中，相互懂得，才有默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对话，而不是表层意义的问答。

曹可凡对文化现象有敏感的认知，对文化人物的背景有恰切的把握，他的年龄也有“上有老下有小”的沟通优势，在采访中，提问的角度、分寸就体现出“懂”的功底。

倾听是一种记录。

对于文化人物访谈栏目来说，一次倾听，是对一个人物的记录；十几年的倾听，是对文化人物群像的记录。群像中，有各种各样的面孔，有的是年轻人尚不熟悉却应了解的大家，有的是刚出现的引来尖叫的新星，有的厚重，有的清新，有的唤起怀旧，有的触碰新锐。把这些人物和他们的背景记录连起来，就是长长的多色彩的画卷。在这画卷里，观众能看到文化的积淀，也能触摸到跳动的脉搏，能呼应起伏，也能感受走向。倾听、记录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倾听者、记录者恒久的耐力，明确的方向感，更让我们看到媒体人的专业水准和职业自觉。

曹可凡和他的团队用每一期节目的努力，为今天的观众和明天的观众提供了一份珍贵记录，如果人们想了解这十几年的文化人物和相关的文化现象，可以在过去的影像和眼前的文字中找到痕迹。

文化栏目，是养人的栏目，不但让观众受益，主持人也得到滋养。走近每一个文化人物，特别是精英、大家，都会让主持人学到些什么，长此以往，做节目的过程，就成为一种“进补”。

可凡在进补中，越来越丰满了。当然，这里不仅是说他有人缘的胖乎乎的模样，更是说，他在文化天空里羽翼丰满，越来越自由了：演电影、写作、研究家史、主持大型活动……他涉猎不同的领域，尝试不同的新鲜。他正在释放的活力，有多少是来自“倾听”的滋养呢？

和可凡一起倾听吧！



目录

倾听，是什么？ / 敬一丹 / 001

活力四射

“瑜”音绕梁——王珮瑜专访 / 003

现在“晋”行时——罗晋专访 / 016

我就是角色——翟天临专访 / 030

今年花开月正圆——陈晓专访 / 044

平凡世界的幸福生活——王雷专访 / 058

花有百日“弘”——袁弘专访 / 071

真实做自己，平淡入人心——张歆艺专访 / 085

我是个好演员——王大陆专访 / 100

一种琴音抚人生——黄蒙拉专访 / 113

魅力永恒

似曾相识燕归来——王丹凤专访 / 127

巾帼名将 铿锵绽放——王晓棠专访 / 140

苦乐无边读人生——于蓝专访 / 152

谁家玉笛暗飞声——陆春龄专访 / 163

一片冰心 点墨成风——高式熊专访 / 174

见好就学 “译”生受用——许渊冲专访 / 188

画一张地道的油画——全山石专访 / 201

新声含尽古今情——龚一专访 / 213

弦上飞舞的蝴蝶——俞丽拿专访 / 224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张洵澎专访 / 236

纵横舞台 荣古铸今——张铭荣专访 / 248

梅开“薇”时——陈正薇专访 / 258

魔力无边

一生牡丹缘 一世红楼情——白先勇专访 / 273

香江月明——许鞍华专访 / 284

此心安处是吾乡——金宇澄专访 / 297

从弄堂走向世界的作曲家——叶小纲专访 / 309

身心合一的油画力量——靳尚谊专访 / 322

定力不变

梦想照耀现实——吴京专访 / 337

遇见最好的自己——梅婷专访 / 350

冰点思维——何冰专访 / 365

小人物 大演员——韩童生专访 / 379

悠悠敦煌情——常沙娜专访 / 391

我要稳稳的幸福——朱茵专访 / 402

留一点仰望星空的时间——果靖霖专访 / 414

坐上过山车的人生——张凯丽专访 / 426

外力显威

会唱歌的小号手是个好指挥——安德里斯·尼尔森斯专访 / 443

从柏林到伦敦，西蒙爵士的双城记——西蒙·拉特尔专访 / 454

重回教刻尔克——克里斯托弗·诺兰专访 / 466

“让”明天更有趣——让·雷诺专访 / 478

“佩姨”的青春修炼手册——伊莎贝尔·于佩尔专访 / 490

..... 活力四射



“瑜”音绕梁——王珮瑜专访

荧屏上，她用醇厚大气的嗓音演绎张国荣。她也能将邓丽君的细腻柔婉模仿得惟妙惟肖。她用京剧韵白吟诵独一无二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三级韵”的奥妙被她讲解得深入浅出、幽默诙谐。王珮瑜，这位着长衫、戴眼镜、理平头、唱老生的女子，近期频频亮相综艺节目，聊得热火朝天，玩得风生水起，反响强烈，圈粉无数。



她想通过自己所做的一切告诉大家：京剧其实不枯燥，京剧其实很好玩。在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子里，《可凡倾听》对话王珮瑜，带你走近这位特立独行的京剧女老生。

王珮瑜

曹：2017年5月27日，一个挺特殊的日子，因为是孟小冬逝世40周年，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第一次接触孟小冬是什么时候？

王：差不多要在将近30年前了。



王珮瑜剧照

曹：你说得跟老艺术家似的。

王：真的，因为我很小就接触京剧。差不多将近30年前，那时候刚开始接触京剧，先学老旦，后来遇到了范石人先生，范石人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第一次见面给了我两份录音带，一份是余叔岩的“十八张半”，还是磁带。还有一盒就是孟小冬1947年《搜狐救孤》的现场录音。他就跟我说，孩子，你就要

学这些东西，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不要听别人的。好，先听余叔岩，觉得声音又不清楚，觉得没有什么好感，太小了，完全不懂。倒是听孟小冬《搜狐救孤》录音，被录音所呈现出来的氛围迷住了，我想有朝一日如果能够成为这样的角儿，在台上稍微唱一唱，稍微动一动念一念就有满堂彩，这个气氛太迷人了。所以实际上孟小冬是开启了我对京剧、对老生这个行当最原始的一种渴望，我就觉得将来要成为这样的角儿，不是余叔岩，而是孟小冬。

在梨园界，王珮瑜有两个称号无人不晓，一个是“瑜老板”，另一个是“小冬皇”。所谓“冬皇”指的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透半边天的京剧名伶孟小冬，而王珮瑜之所以被誉为“小冬皇”，不仅因为她们二人同为女老生、同宗余派，更因为王珮瑜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颇具当年孟小冬的神韵。2008年在电影《梅兰芳》中，王珮瑜为孟小冬一角配唱，两代女老生在银幕上实现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神交。

曹：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对孟小冬的艺术会那么如痴如醉？

王：大家知道余叔岩先生在那个时代是很少演出的一个艺术家，学习余派艺术最好的传人之一就是孟小冬先生，孟小冬先生后来也不登台，就是在余先生的病榻前守着，余先生说戏，她就在旁边听。因此她对于余派，尤其是唱念的传承是很正宗的。另一个，她是女的，再加上她那传奇的人生经历，可能多多少少对她的艺术有加分。我们今天谈论更多的是孟小冬的传奇而不是她的艺术，但是，我必须说，她的艺术真的好。

曹：其实我们说到余派，谭余是京剧老生的……

王：正统。

曹：正统、原点。你是怎么看余派的艺术从余叔岩向李少春、孟小冬两个不同的支脉发展？包括后来的马派、杨派，其实都是从余派慢慢衍生而来。

王：其实我们余派的后人，学余派的传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学着学着好像就学不下去了，钻研余派、追求余派，貌似是个死胡同。因为余叔岩先生的从艺道路很艰辛，他学戏很苦，费了很大的劲拜了谭鑫培先生，因此造成了余叔岩先生不大肯传艺、不大肯教学，所以他一方面后来



王珮瑜剧照

晚年教了孟小冬，之前教过李少春先生，也教过谭富英先生，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继续下去。杨宝森先生其实是私淑，不是磕头那么拜的。所以余叔岩本身是一个保守派，在艺术上，因为苦，他就不大愿意把自己……

曹：这些东西好不容易我学来的，不能轻易传给别人。

王：所以最后传余的那些，学到真东西的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大票友，包括张伯驹先生、李适可先生，这样的支脉留下来的，反而比我们专业的老生名家人要多。

曹：我不知道你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专程去拜访过或者走访过一些孟小冬先生的弟子？

王：有。差不多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我其实跟孟小冬先生在香港台湾的那几位弟子有很多接触，尤其是蔡国蘅老师。蔡先生跟着孟小冬先生大概有26年时间，所以非常熟悉她。他们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老师说，她是从来不会改余先生教她的东西的，我们老师教给我们的就是余叔岩教给她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学。至少从态度上来说，非常虔诚，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学了《失空斩》、《武家坡》、《洪羊洞》、《击鼓骂曹》。原来这些戏我都会，但是通过这些先生的介绍和分享，我又多了一个版本，就是余叔岩教给孟小冬的版本。

曹：关于孟小冬先生，其实我们谈得更多的好像就是有关她和梅兰芳先生的传奇，我不知道你通过她那些弟子，有没有了解过一些孟先生其他的人生故事？

王：说实话，他们很维护孟先生，所以不大会讲太多艺术以外的八卦，当然也会讲，讲得最多的就是孟先生晚年的时候，钟情于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唱梅派戏。

曹：真的啊？

王：打牌，一出而出的梅派戏哼，这很多外面人不知道，这是蔡国蘅先生跟我说的，他说，这个多有意思，你想想，这个场景多美。



王珮瑜童年演唱评弹

1978年，王珮瑜出生于苏州。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喜爱文艺，能歌善舞，对艺术有极强的领悟力。9岁那年，刚刚学了两个月评弹的王珮瑜就在苏州评弹艺术节业余比赛中获得特等奖，还因此上了电视，接受了主持人凌峰的采访。

王：小时候好像父母就觉得我是一个在艺术上有天赋的小孩，所以给我学这个学那个，学了好多，但没有一样

是我真的发自内心很喜欢的。包括评弹，说实话现在开始喜欢了，小的时候真是无感。

曹：那时候怎么会去学评弹？

王：因为我会弹琵琶，教我弹琵琶的老师会唱评弹，正好那时候评弹艺术节有各种活动，说要不然学个评弹吧，没有小孩唱评弹，太稀奇了，就来一个。所以对这个东西，八九岁完全无感。学了这么多东西，当我后来接触到京剧，才发现我学这么多东西是为学京剧作准备，京剧真的是能够唱到我心里去的，就觉得迷人。尤其是后来我接触了老生这个行当以后，高方巾、黑三髯口、素靴子，帅、儒雅，这个是满足了我对男性世界在美学上的所有标准。

曹：我听说你小的时候看电影《霸王别姬》就被它迷倒，你现在想起来跟后来学戏，有没有一些内在的动因？

王：有。我看《霸王别姬》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已经进戏校了，那时候就觉得学戏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每天六点起来先跑步再压腿，跑圆场、打飞脚、走旋子，苦死了。一日三餐吃的粗茶淡饭，哪有妈妈做的饭好吃，格外地想家。那个时候觉得很苦。突然就看了这个电影，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张国荣，又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就觉得让我再一次爱上了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你看电影里的台词，得挨多少打才能成这样的角儿，后来想想我不用挨打，将来就有机会成角儿，比那个时候小孩们要幸福很多了。就觉得这个人戏不分的状态，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差一年、一个时辰、一刻钟、一分钟都不是一辈子，这种符号式的语言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就觉得一个人如果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做一辈子，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就十五六岁，就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天命、使命、职责，我就是要唱京剧的，就是要学余派的。

曹：听说当年你考戏校的时候还差一点和戏校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甚至属于是一年之内如果表现不好就要被甄别劝退的那种，为什么呢？应该说你条件很好啊！

王：所有主考官老师，包括主审的评委主任都认为我好，但是因为建国以后专业戏校不招收女老生，也不招收男旦，所以得为我重新设立一个招生简章，最后说如有特别好的学员可以择优录取，这句话其实是为我加上的。因为谁也不敢担这责任，万一这孩子将来出不来，不是社会上要埋怨学校吗？舆论上肯定是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后来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妈去找马局。

曹：（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马博敏。

王：对。我这个信上写的内容就是我立志要把一生奉献给京剧事业。马局长一看，蛮感动的，好吧，那就来吧，但是你要不行，一年以后还得退。

曹：所以这一年对你来说是不是心理压力会很大？

王：对，而且那时候我已经近视眼了，500度，还不敢对同学公开，也不敢跟老师说我是近视眼，万一把我退回去怎么办。我妈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副隐形眼镜，天天戴着，偷偷摸摸戴上。一年以后一看安全了，可以继续上学了，就把眼镜戴上。

1992年，14岁的王珮瑜作为绝无仅有的女老生进入上海戏曲学校，师从京剧教育家王思及学习余派艺术。仅仅一年以后，她便迎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小小年纪便在京剧界一鸣惊人，崭露头角。

曹：当时你被大家所熟知，就是因为当年梅葆玥先生来上海演出时突然嗓子有点问题，你就充当了一个超级“替补”。

王：1993年11月，程之老师为他的父亲程君谋先生办了一场纪念演出，当时梅葆玖先生的《霸王别姬》大轴，前面是葆玥先生的《文昭关》，结果临时葆玥先生嗓音失润，咳嗽感冒了，上不了台，



王珮瑜与恩师王思及

怎么办？着急死了。程之老师和我的恩师王思及先生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我那个时候刚刚进学校第一年，就会半出《文昭关》。王思及说我的学生行不行，到票房唱一下，给老师们听一下。程之老师听完我唱了这段《文昭关》以后，就说这是他听过的《文昭关》最好的版本。因为王思及老师为我这个《文昭关》量身定做了一个唱腔的套路，即有杨宝森先生的苍凉，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十四五岁，很多腔要往高走，所以采取了很多汪派的唱法，所以一下子就显得我唱的《文昭关》和一般其他版本有点不太一样，挺别致的。程之老师就很欣赏，说这样，葆玥先生来不了，你替她开锣唱一场《文昭关》。

曹：对，十四五岁。

王：很惶恐的，行吗？我那时候连扮戏都不会扮，是王思及老师给我扮的戏，穿服装、勒头什么都是老师，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傻傻地上去唱就完了。没想到这场演出让很多业内的人开始关注王珮瑜。

曹：当时葆玖先生听了你的演唱有什么评价吗？

王：我和葆玖先生一块儿吃饭，他说你看这孩子这个额头、这个人中、脸形、嘴型和

孟小冬有点像。葆玖先生很豁达，也不介意。特别好，说我一着就是个老生脸。先生对我真的是宠爱有加，回到北京，见到一个艺术家包括跟叶少兰老师、跟谭元寿先生、跟张学津老师，就说上海出了一个余派小老生叫王珮瑜，今年才14岁，学余派非常好，各种介绍层出不穷。所以后来我1995年、1996年到北京去汇报演出的时候，那些艺术家们一看，你就是玖爷说的那孩子。

曹：后来谭元寿先生对你也投以青眼吧？

王：对。我在北京第一次汇报演出，先生就在旁边把场，唱完《击鼓骂曹》以后还亲自献花到台上。我当时就想我何德何能，我才是个戏校学生。

曹：你刚才说到王思及老师，很多次你参加演出的过程当中，我都可以看到王思及老师的身影，几乎他都在你的身边。

王：跟王思及老师将近20年的情义，他就是拿我当自己孩子，特别贴心。最有意思的是，王思及老师教我戏和教别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下午是一点半上课、五点放学，一点半我们俩溜溜达达坐在教室里，把茶沏上，开始聊。我从来不会认为上课就是背着手在那儿唱，从来没有，王思及老师就是问中午吃了什么？这两天衣服洗过了吗？袜子还够吗？我就和他聊家常，吃什么，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昨天看了什么电视，昨天看了什么电影，昨天和哪个同学吵架了，反正就这些事。他也说他家大哥这两天病了，都是这种家常。估计每天都要聊那么两个小时，就是聊天，聊完以后，四点了，开始说戏。

曹：就这一个小时，前面全闲聊聊完了？

王：其实我后来发现，如果是四个小时的学戏时间，如果全部都用于学戏，未必有这一个小时来得效率高。这是他特别有智慧的一面，他就觉得如何让他的教学、如何让他的传授可以最有效、最快速地让这个孩子接受、领会、消化，就是要打开，彼此要打开。

曹：我知道他一直病挺重的，他对你最大的嘱托是什么？因为其实他知道自己疾病的严重性。

王：最后他可能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把我叫到病榻前就跟我交代了一些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棱角很分明的小愣子，有时候搞不好人缘，所以他就跟我说，人际关系是做一个京剧演员最重要的基础，在你的前进道路上不要有绊脚石，不管是不是你的错、是不是你的责任，你都把它揽下来，你都把它自己承担了。即使是别人的错，即使你不需要承担责任，你也去认个错。当你的人际关系足够圆融，当帮你的人脉足够多的时候，你才能够成就你想要做的事。这是最重要的一次，还有一个话就是说，我不可能在你身边守一辈子，你从此以后要在自己心里住一个老师，自己做自己的老

师，这是2008年他去世前几天跟我特别嘱咐的。所以他去世到现在的这些年里，我真的是把他的话一直谨记在心里，更多地要去服务于别人，眼睛里要看得大家的需要。京剧就是一个合作的艺术，没有人帮你根本唱不了戏。

曹：一个人完不成。

王：你不是孙悟空，拔根毛就能演，不可能，就得大家帮你，给你穿服装的，给你拉琴的，给你打鼓的，给你配戏的，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这一台戏就好看了。说实话前辈的这些老师们真的留下了很多供我们学习和反思的东西，这点是很重要。

作为新中国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王珮瑜一路走来，身上背负着太多期待与质疑。她终究没有辜负戏校专门为她修改的招生简章，以儒雅俊秀的扮相、醇厚古朴的唱腔、灵动传神的表演在京剧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当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戏曲演员之一。

曹：你觉得一个女孩子学老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其实说实话，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学老生是不公平的，如果你唱得好，大家说，女的嘛，容易有味道；你要是唱得不好，女的，不行嘛；如果你身上好，大家也没话说；如果稍微有一点气力或者是各方面幅度、力度不如男孩子，马上就说你看，怪不得，女的没有力度，靠把戏不行，武戏不行。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有点不公平，很少有人真的从技术或者艺术的角度来客观地评价。同样的一段唱或者同样一出戏，我觉得有的男孩子虽然看上去挺刚强的，挺有力度的，他唱出来未必有我有力



王珮瑜艺术照

度。虽然我身材比他小，但是他出来身段未必有我好看，但是不会有人真的把你和这些男性演员放在一起去客观地评价。

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的那个专场，主持人说你是女老生当中最好的，就把陈佩秋先生给惹恼了，噌噌就冲到台上。

王：主持人说王珮瑜是今天京剧舞台上女老生的翘楚，非常优秀。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陈佩秋先生就勃然大怒，一下就站起来，当时她已经80多岁了，站起来就直冲到台上跟主持人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主持人说陈先生来啦，不恭不恭，那请您来发表您的意见。